从副词发展史角度考马王堆医书成书时代*

张显成 程文文

内容摘要:马王堆医书是简帛医书之最大宗者,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我们在全面清理马王堆医书虚词的大宗——副词的基础上,选取表时间的“既”与“已”、表否定的“勿”与“毋”、表程度的“稍”与“小(少)”以及“最”这几组典型的副词,从虚词发展史的角度来论断其成书时代,结论是:马王堆医书中副词的使用情况反映的是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从而可以判断其成书时代不早于战国末期,学界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的说法不能成立。

关键词:马王堆医书 副词发展史 成书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文献的成书年代是文献研究最基本的内容,若这一问题都未能正确解决,则其它有关问题的研究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近几十年出土的大量简帛中,有不少失传两千年的医学文献,这些医书都是“惊人秘籍,有的甚至为司马迁以下所未见,有很重大的研究价值”^①。1973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时间为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中出土了大量帛书和部分简牍,其中有大量医书,学界称之为“马王堆医书”,具体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②。马王堆医书乃简帛医书之最大宗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简帛医书综合研究”(12&ZD115)、西南大学创新团队项目(SWV1509395)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李学勤〈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3页。

②新近刊布的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将《却谷食气》命为《去谷食气》,将《杂疗方》分为《房内记》和《疗射工毒方》二种,本文不取,因《房内记》之命名不当。本文所引用的马王堆医书各书的行第号和简号悉依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但所引释文对原释读多有修正,修正之处大都不再说明。

其成书年代自然也是学界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目前研究者多将马王堆医书与传世医书《黄帝内经》对比,以此推测其成书年代,如:(1)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从医学的角度指出,《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如果以《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来确定,那么两部灸经的成书年代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①。(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指出,《足臂十一脉灸经》、两种《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著作年代早于《黄帝内经》^②。(3)钟益研、凌襄先生指出:“(《五十二病方》)的产生年代早于《黄帝内经》。”^③(4)张显成指出:“《脉法》没有针法,其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养生方》《杂疗方》行文风格和用语与《五十二病方》基本相同,所以,此二种的成书年代应与《五十二病方》大致相同(成书时代也应早于《黄帝内经》);《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古奥难懂,初读起来,犹如‘天书’,这三种古佚医书可能在先秦就已成书。”^④(5)马继兴先生认为马王堆医书“著作年代大都早于其各自的抄写年代”,并且大都早于《黄帝内经》,如两种《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脉死候》等内容均未能看到五行学说的痕迹,《胎产书》中的五行学说具有不够完全成熟的雏形性质,且一字未提到“五脏”、“六腑”字样,而《黄帝内经》已可见到五行学说和“五脏”、“六腑”等器官名称,因此这些医书的成书年代也早于《黄帝内经》^⑤。综上所述,学者们大都认为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代早于《黄帝内经》。

实际上,传世医书《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尚存争议^⑥,仅依据它来判定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代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对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代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就目前对马王堆医书成书年代问题的研究来看,未见有学者从虚词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其成书时间。“虚词系统是一个历史现象,从前一阶段

①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马王堆帛书四种古医学佚书简介》,《文物》1975年第6期,第16-18页。

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出版说明》,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页。

③钟益研、凌襄:《我国现已发现的最古医方——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1975年第9期,第49页。

④张显成:《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第21页。

⑤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3-15页。

⑥学界一般认为,《黄帝内经》的主体成书于春秋战之际(如上文所引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之言),另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有人认为成书于战国,有人认为成书秦汉。

到后一时段都是有变化的”^①，所以，从虚词史角度来考论古书的写成年代，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全面系统地清理了马王堆医书中的虚词的大宗一副词，从虚词发展史的角度来推断其成书时间。为节省篇幅，兹选取几组典型的副词来进行考论，它们是时间副词“既”与“已”，否定副词“勿”与“毋”，程度副词“稍”与“小(少)”、“最”。

二、从时间副词“既”与“已”的兴替来考论

马王堆医书中的时间副词“既”、“已”主要修饰动词性谓语或形容词性谓语，体系完备，种类较多，表义准确、单一，具体情况如下：

1. 时间副词“既”在马王堆医书中有3例，其中《胎产书》1例，《养生方》1例，《天下至道谈》1例。“既”用于动词或形容词谓语之前，表示“已经”。用例如下^②：

(1)《胎产书》29-30：“子既产，置土上，勿庸(用)举，令婴儿粲上，其身尽得土，乃浴之，为劲有力。”

(2)《养生方》207：“我须麋(眉)溉(既)化(花)，血气不足，我无所乐。”《集韵·未韵》：“既，或通作溉。”“须眉既化”即须眉已经花白。

(3)《天下至道谈》47：“十修暨(既)备，十执(势)豫陈，八道杂，接(接)刑(形)以昏。”“暨”从“既”得声，故可相通。

2. 时间副词“已”在马王堆医书中有30例，其中《五十二病方》21例，《养生方》4例，《杂药方》1例，《胎产书》2例，《天下至道谈》1例，《合阴阳》1例。用于谓语前作状语，表示动作已经完成或者情况已经发生，可以译为“已经”。如：

(1)《五十二病方》32：“一尉(熨)寒汗出，汗出多能诘(屈)倍(伸)，止。尉(熨)时及已熨四日内，【□□】衣，毋见风。”

(2)《养生方》81-82：“(将药汁)以渍细布一尺，已渍，□(晒)之，干，复渍。”

(3)《五十二病方》106-107：“以晦往之□(块)所，禹步三，道南方始，取由(块)言曰：‘今日月晦，靡(磨)尤(疣)北。’□(块)一靡(磨)一，二【七】，已靡(磨)，置□(块)其处，去勿顾，靡(磨)大者。”

①张玉金：《出土文献与上古汉语虚词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0页。

②本文所引简帛释文使用了以下符号：()表示前一字是通假字、异体字、俗字或古字，()内写出相应的本字、通行字、今字和正字；□表示无法补出的残缺字，一“□”表示一字；□表示残缺字数无法确定者；〈〉表示改正讹误字，正确的字写于〈〉内；【】表示简帛的残脱字，脱字补于【】内；(?)表示前一字为释读不确定之字。另，为行文简洁，原简帛上的重文号略去而径出原字，原简帛上的衍文及原释文表示涂抹掉的废字符号“○”略去；行文用简体，但个别地方为了说明问题，仍用繁体。

(4)《胎产书》22:“以方苴(咀)时,取蒿、牡、卑(蟬)稍(蛸)三,冶,歠之,必产男。已试。”

(5)《杂疗方》39:“(房中方:)……节(即)其污者不能三指小最(撮)亦可。已试。”

我们考察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时间副词“即”、“已”的用例情况,兹述如下:

选取的出土文献为:甲骨文、金文、楚简帛、秦简、汉简帛(“马王堆医书”除外)^①。时间副词“既”、“已”的用例情况见下表:

	甲骨文	金文	楚简帛	秦简	汉简帛
既	62	31	129	7	39
已	0	0	22	86	394

选取的传世文献为:《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孟子》、《史记》。时间副词“既”、“已”的用例情况见下表:^②

	《周易》	《诗经》	《论语》	《左传》	《国语》	《孟子》	《史记》
既	4	153	13	121	76	27	192
已	0	0	1	9	7	3	260

从上可见,时间副词“既”、“已”的使用具有时间先后关系,即西周时期,只有时间副词“既”,没有“已”;战国时期,时间副词“已”出现且用例极少,主要用“既”表示行为动作或事物状态的改变发生在过去;从秦简开始^③，“已”的使用急剧增加，“已”表示既事功能的增强,对表完成的“既”产生排挤作用,使“既”表既事的功能逐渐减弱,用例锐减,如《史记》中时间副词“已”有260例,“既”有192例。

马王堆医书中时间副词“既”仅3例,“已”有30例,用例之比为1:10,主要用“已”表示行为动作或事物状态的改变发生在过去,“既”的用例情况极

①本文语料来源:甲骨文主要源自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传》(中华书局,1989年)。金文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10年)和期刊杂志新刊重要铜器铭文。简帛语料源自现已刊布的楚秦两汉简帛。以上文献凡文字清楚文意连贯者均属本文的研究语料。

②本文所选取的这些文献的版本均采今人精校精注本,其中《周易》仅统计其中的经文,传文“十翼”不计入。所选取的这些文献的标准是成书时代明确、具有代表性。另,传世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失真”,故本文遵循“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的原则,数据均是作者在充分吸收当前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文献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统计调查分析得来。以下各表数据来源同。

③秦简的时代,包括秦统一中国以后的秦朝和秦统一中国以前的六国之秦,故秦简的形成时代为战国末期至秦朝。下文所说的“秦”,即指这一段时期。

少。这明显反映出“既”已处于完全衰减而“已”处于急剧增加的态势,所以,从时间副词“既”与“已”的兴替来看,马王堆医书中的“既”、“已”的出现情况反应的是秦及以后的语言现象,联系马王堆医书的下葬时间来看,说明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三、从程度副词“稍”与“少”的兴替及“最”的使用来考论

“少”文献中又常写作“小”。马王堆医书中的程度副词“稍”、“少”和“最”的使用情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兹述如下:

(一)程度副词“稍”、“少”

程度副词“稍”、“少”在马王堆医书中的使用情况如下:

1.程度副词“稍”表“略微、稍微”意,马王堆医书有1例:

(1)《五十二病方》376-377:“身有体痈种(肿)者方:取牡【□】一,夸就,皆勿【□□□□□□】炊之,候其泊不尽一斗,抒臧(藏)之,稍取以涂身(体)种(肿)者而炙之,【□□□□□□】痈种(肿)尽去,已。”

此外,“稍”还可以作时间副词表“逐渐”义,马王堆医书中有6例,其中《五十二病方》4例,《养生方》1例,《杂疗方》1。如下:

(1)《五十二病方》94-95:“亨(烹)三宿雄鸡二,泊水三斗,孰(熟)而出,及汁更泊,以金孟逆甗下。炊五穀(谷)、兔□头肉陀甗中,稍沃以汁,令下孟中,孰(熟),歠(饮)汁。”

(2)《养生方》16-17:“歠(饮)食□□□弃水已必以【□□□□□】气钩口仰(仰)之,比□,稍以鼻出气,【□□】复气,□老者□。”

(3)《杂疗方》52-53:“(制养生醴方:)即煮其汁,壹□(沸)而成醴。即稍歠之,以□身□米内(纳)糝(□)中,多精汁,便身□”

2.程度副词“少”在马王堆医书中仅有1例,写作“小”:

(1)《养生方》49-50:“(即)用,取大如掌,窳鼻空(孔),小(少)养(痒)而热;以据臂,臂大养(痒)坚热;勿令获面,获面养(痒)不可支毆。”程度副词“小”修饰形容词谓语句“痒”,表示微痒。

我们考察了出土文献中“稍”、“少”的用例情况见下表:

	甲骨文	金文	楚简帛	秦简	汉简帛
稍	0	0	0	0	3
少	0	0	8	6	7

甲骨文、金文中程度副词“稍”、“少”没有用例;楚简帛和秦简中主要用程度副词“少”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微度,而未见用“稍”;直到汉简帛中“稍”才开始用作程度副词。如《武威汉代医简》79:“昼夜啗三丸,稍咽之,甚良。”

传世文献中程度副词“稍”、“少”的用例情况见下表:

	《周易》	《诗经》	《论语》	《左传》	《国语》	《孟子》	《史记》
稍	0	0	0	0	0	0	4
少	3	0	0	8	5	0	17

传世文献中《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孟子》中主要用程度副词“少”表“微度”，“稍”没有用例，直到《史记》中“稍”才用作程度副词。如《史记·梁孝王世家》：“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即使考虑到《史记》中有一些汉以前的语言成分这一因素，程度副词“稍”的产生时代最早也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由上可见，程度副词“稍”、“少”的使用情况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先秦时，程度副词“稍”没有出现，主要用程度副词“少”表“微度”；直到《史记》程度副词“稍”才出现，与“少”一同作程度副词表“轻微”之意。马王堆医书中用“稍”作程度副词表“稍微、略微”意，这说明其成书年代最早也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二）程度副词“最”

程度副词“最”在马王堆医书中有3例，表示被叙述的对象性质超过了所有的同类，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如：

（1）《十问》42：“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

（2）《十问》42：“舜曰：‘生最贵。’”

（3）《十问》75：“文执（挚）合（答）曰：“臣为道三百编，而卧最为首。”

程度副词“最”在出土文献中的用例情况如下：甲骨文、金文、楚简帛中没有用例，秦简中程度副词“最”有4例，汉简帛中有4例。传世文献中，程度副词“最”均未见于《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孟子》。“最”在《史记》中有91例。李杰群指出“最”在战国末期才转化为程度副词，表示程度高，在句中基本充当状语^①。赵军指出：“‘最’表示‘达到……的极点’的最早用例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廐苑律》：‘有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②《睡虎地秦墓竹简·廐苑律》是秦代的文献，这说明，表“至极类”的程度副词“最”出现的最早时间当为战国末期。

程度副词“最”在《十问》中出现3次，标志着马王堆医书中已经开始用程度副词“最”表示达到“……的极点”之意了，这说明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

①李杰群：《上古汉语程度副词考辨》，载《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7页。

②赵军：《“最”类极性程度副词的形成和发展》，《宁夏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赵文所引简文的“有”当读为“又”。《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程度副词“最”除赵文所举外，还有：《语书》13-14：“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画（过）之。其画（过）最多者，当居曹奏令、丞，令、丞以为不直，志千里使有籍书之，以为恶吏。”《日书甲种》15背壹-16背壹：“凡字最邦之高，贵贫。宇最邦之下，富而□（癯）。”

代最早为战国末期。

四、从否定副词“勿”、“毋”的历时发展来考论

马王堆医书中的否定副词“勿”、“毋”的使用情况如下：

1.“勿₁”，凡10见。表叙述否定，表示某种事实或者现象不能人为改变，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不能”，修饰动词性谓语，且其后的动词后面不带宾语。如：

(1)《十问》19-20：“壹至勿星，耳目葱（聪）明；再至勿星，音气高阳（扬）；三至勿星，被（皮）革有光；四至勿星，脊肱不羸（伤）。”

(2)《十问》21：“五至勿星，尻脾（髀）能方；六至勿星，百脉通行；七至勿星，冬（终）身失（无）央（殃）。”

(3)《十问》22：“八至勿星，可以寿长；九至勿星，通于神明（明）。”

(4)《杂疗方》41-42：“字者已，即以流水及井水清者，孰（熟）□洗（澣）其包（胞），孰（熟）捉，令毋（无）汁。以故瓦甗毋（无）津者盛，善密盖以瓦甗，令虫（虫）勿能入，狸（埋）清地阳处久见日所。”

否定副词“勿”在马王堆医书中共出现10次，其中9次修饰及物动词“星”，出现在同一语境中，我们将其计为1例。“壹至勿星”，《合阴阳》作“一动毋决”，《医心方》卷二十八引《玉房秘诀》作“一动勿写（泻）”。星，散离，此处指耗散、泻精。“勿星”，不泻精。

2.“勿₂”，凡49见。表禁止否定，表示劝诫、禁止某种动作行为发生。“勿₂”主要修饰动词、形容词等谓词性成分。“勿₂”后面的动词带宾语的有6例，其中《五十二病方》2例，《养生方》4例；不带宾语的有43例，其中《五十二病方》11例，《天下至道谈》6例，《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1例，《胎产书》3例，《杂疗方》4例，《十问》7例，《合阴阳》2例，《天下至道谈》6例，《养生方》3例。如：

(1)《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60-61：“【其】所产病：热中，【癰，癩，偏疝，为五病。五病】有而心烦，死，勿治毆（毆）。”

(2)《杂疗方》8：“内加：取春鸟卵，卵入桑枝中，烝（蒸）之，伏黍中食之。卵壹决，勿多食。”

(3)《养生方》166：“（制药酒方：）十□□孰（熟）矣，即发，勿酹，稍□【□】清汁尽，有（又）以十斗酒沃，如此三而【□□】。”酹，过滤。

(4)《五十二病方》378：“颞痛者，冶半夏一，牛煎脂二，酹六，并以鼎【□□□】如□秫，以傅。勿尽傅，圜一寸，干，复傅之，而以汤洒去药，已矣。”傅，同敷。

(5)《养生方》122-123：“（除中益气方：）取葶藶长四寸一把，□（朮）一把，乌豕（喙）十□【□□】削皮细析，以大【牡兔】肉入药间，尽之，干，勿令见日，百日，冶，裹……。”

(6)《养生方》49-50：“（灼方：）（即）用，取大如掌，甗鼻空（孔），小养（痒）而热；以据臂，臂大养（痒）坚热；勿令获面，获面养（痒）不可支毆。”

(7)《五十二病方》221-222：“(治癩方：)□(癩)，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隋(胙)】旁；□【□】汁及膏□，挠以醇□。有(又)久(灸)其瘡，勿令风及，易(易)瘳；而久(灸)其泰(太)阴、泰(太)阳【□□】。令。”

3.“毋₁”，凡15见。表叙述否定，是对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的否定，相当于“不”。否定副词“毋₁”修饰动词，后面带宾语的有1例；不带宾语的有14例，其中《五十二病方》2例，《养生方》3例，《十问》5例，《天下至道谈》4例。如：

(1)《天下至道谈》62：“人有善者，不先女人，女人有之，善者独能，毋子毋治，毋作毋疑，必徐以久，必微以持，如已不已，女乃大台(怡)。”

(2)《五十二病方》308：“由曰：‘肸肸诘诘，从竈(灶)出毋延，黄神且与言。’即三唾(唾)之。”

(3)《养生方》86-87：“(制房中药巾方：)且为之，以黎巾方寸入中，一人而出之，令肤急毋歛(垂)，有(又)令男子足□。”

(4)《十问》63：“三曰合耒(睫)毋听，翕(吸)气以充膈(脑)。”

4.“毋₂”，凡51见。表禁止否定，表示禁止、劝告受话人不要做出某种动作行为，可译为“不许”、“不要”。否定副词“毋₂”主要修饰动词或动词谓语，动词后面带宾语的有32例，其中《五十二病方》17例，《养生方》2例，《杂疗方》2例，《胎产书》6例，《合阴阳》1例，《十问》4例；动词后面不带宾语的有19例，其中《五十二病方》14例，《养生方》1例，《合阴阳》2例，《十问》2例。如：

(1)《五十二病方》27-28：“治病时，毋食鱼、彘肉、马肉、龟、虫、荤、麻沫采(菜)，毋近内，病已如故。”

(2)《五十二病方》236：“(治肠癩方：)夕毋食，旦取丰卵一渍，美醑一椀(杯)以歛(饮)之。”

(3)《五十二病方》124：“且服药，先毋食荤二、三日；及药时，毋食鱼。病已如故。治病毋(无)时。”且服药，指服药前。

(4)《杂疗方》74-75：“取□□□□□□□□□□鱼，夕毋食，旦而食之，以厌为故，毋歛(歛)汁。”

(6)《胎产书》2-3：“(胎儿)一月名曰留(流)刑(形)，食歛必精，酸羹必(熟)，毋食辛星(腥)，是谓财(哉)贞。”

(7)《养生方》150：“(葶藶、牛膝诸药)以淳酒四斗渍之，毋去其宰(滓)，以□脯，尽之，即冶，□以韦囊裹。”

马王堆医书中否定副词“勿”表一般否定仅2例，表禁止否定有49例，占全部用例(51例)的96.07%；“毋”表一般否定有15例，表禁止否定有51例，占全部用例(66例)的77.27%。所以，否定副词“勿”、“毋”在马王堆医书中主要表禁止否定。“勿”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不接宾语的有43例，占全部用例(49例)的87.76%，故“勿”后面的动词以不带宾语的情况为主；“毋”表禁止否定时，其后接宾语的有32例，占全部用例(51例)的62.75%，故“毋”后面的动词以带宾语的情况为主。

王力说：“在谓语的“中心词是外动词的时候，‘弗’、‘勿’所修饰的外动词一般不能带宾语，而‘不’和‘毋’后面的外动词经常带宾语……特别是就多数先秦史料看来，‘勿’后面的动词不带宾语是无可争辩的事情。”^①孙锡信指出，从上古后期大多数用例来看，“毋”、“勿”主要用于禁止性否定，“毋”后面的及物动词一般带宾语，“勿”后面的及物动词一般不带宾语^②。这一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勿”、“毋”的使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上述结论是通过传世文献得出的。我们再考察一下出土文献中否定副词“勿”、“毋”的使用规律，用例情况见下表：

		甲骨文	金文	楚简帛	秦简	汉简帛
叙述否定	毋 ₁	29	39	77	27	291
	勿 ₁	0	1	7	1	7
禁止否定	毋 ₂	75	37	162	221	523
	勿 ₂	69	32	33	108	79

接着再考察出土文献中否定副词“勿”、“毋”其后动词带宾语的情况，具体用例见下表：

	毋 ₁		勿 ₁		毋 ₂		勿 ₂	
	有宾语	无宾语	有宾语	无宾语	有宾语	无宾语	有宾语	无宾语
甲骨文	1	28	0	0	1	74	18	51
金文	10	29	0	1	19	18	21	11
楚简帛	69	9	3	4	79	60	2	21
秦简	1	26	0	1	81	36	10	65
汉简帛	54	237	0	7	313	110	14	65

由上可见，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否定副词“勿”、“毋”的使用情况存在一定的规律：甲骨文中“毋”、“勿”主要表禁止否定，后面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金文中，否定副词“毋”主要表叙述否定，“勿”主要表禁止否定。春秋战国时，“毋”表叙述否定和禁止否定，表叙述否定时，其后的动词一般接宾语，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可接宾语，也可不接宾语；“勿”主要用于禁止否定，其后动词以不带宾语为主。从秦简开始，否定副词“勿”、“毋”主要用于禁止否定，“勿”后面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毋”后面的动词一般要带宾语。

马王堆医书中否定副词“勿”、“毋”主要表禁止否定，“勿”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以不带宾语的情况为主；“毋”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以带宾语的情况为主。因此，否定副词“勿”、“毋”在马王堆医书中的使用情况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的语言新质。同理，联系马王堆医书的下葬时间来看，说明马王堆

①王力：《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33页。

②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

医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五、小结

使用不同的虚词是汉语史不同时期最显著的区别之一。以上我们从汉语副词发展史的角度,重点考论了三组副词的使用情况,它们是时间副词“既”、“已”,程度副词“稍”、“少”与“最”、否定副词“毋”、“勿”。通过这三组副词使用情况所分别进行的考论,得出同一结论:它们的使用情况反映的是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

1.先秦时期,表既事主要用时间副词“既”,极少用“已”;从战国末期开始,“已”的使用急剧增加,对“既”产生排挤作用,使“既”用例锐减。马王堆医书中时间副词“已”的用例远远高于“既”,从时间副词“既”与“已”的兴替来看,说明马王堆医书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2.先秦时,主要用程度副词“少”表“微度”,程度副词“稍”出现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末期。马王堆医书中用“稍”作程度副词表“稍微、略微”意,说明其成书年代绝不会早于战国末期。

3.表“至极类”的程度副词“最”出现的最早时间为战国末期。马王堆医书中用“最”作程度副词表示达到“……的极点”之意,说明其成书年代最早在战国末期。

4.甲骨文中“毋”、“勿”主要表禁止否定,后面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金文中,否定副词“毋”主要表叙述否定,“勿”主要表禁止否定。春秋战国时,“毋”表叙述否定和禁止否定,表叙述否定时,其后的动词一般接宾语,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可接宾语,也可不接宾语;“勿”主要用于禁止否定,其后动词以不带宾语的情况为主。从战国末期开始,否定副词“勿”、“毋”主要用于禁止否定,“勿”后面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毋”后面的动词一般要带宾语。马王堆医书中否定副词“勿”、“毋”主要表禁止否定,“勿”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以不带宾语为主;“毋”表禁止否定时,其后动词以带宾语为主。因此,否定副词“勿”、“毋”在马王堆医书中的使用情况说明其成书年代最早为战国末期。

医书不同于其它类型的作品,注重的是实用性,在传抄的过程中很少由于主观因素而擅自改动。虽然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存在区别,但是医家承袭家法,师徒相传,承袭前说,抄书都有所本,即不轻易改动,其内容自然反映的是当时的语言面貌。马王堆医书中副词的使用特点反映的是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故从副词发展史角度来看,马王堆医书成书时代最早为战国末期,学界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的说法不能成立。

【作者简介】张显成,男,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文献所教授、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简帛文献、中医文献。

程文文,女,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文献所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